

馬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目錄

第十二卷文類二

序一十五首

贈邑侯朱公被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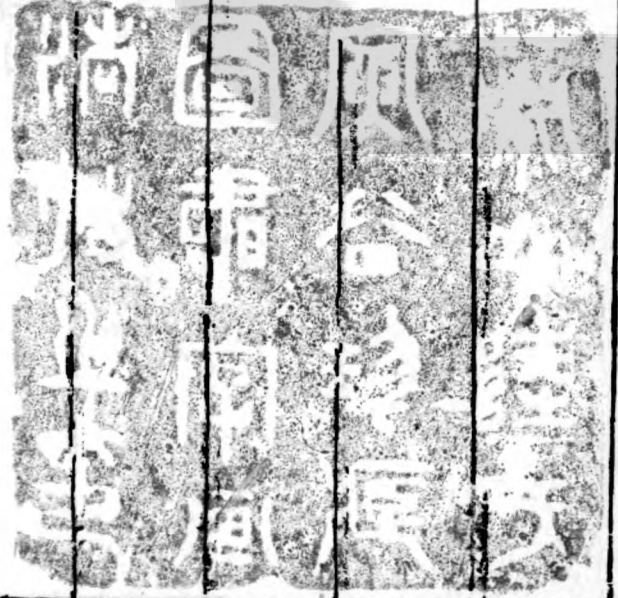
贈余侯擢留都計部序

贈李司理城工告竣序

刻張太常文集序

贈邑侯沈君膺獎序

贈司理虞公被徵序



節孝實紀序

楊大夫時義精選引

春蘭說贈鄭竹亭得孫

重刻蠛蠓集引

贈改亭徐公擢參晉陽序

送少司徒雅齋胡公在告還陝序

贈胡雲屏參知廣西序

贈黃別駕還天雄序

再贈王山人南還序

穆考功道遥園集選卷之十二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古吳敬中申用懋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二

序一十五首

贈邑侯朱公被 召序

是年環天下有司以行能卓異被徵召者僅十

五人而斗山朱公與焉。命下日懽敬嘖。咸謂為宜於是。門生某等詣余請曰。公素加惠吾屬。今且行矣。公其代吾屬言以志厥思焉。余曰。思發於情。情生於感。故召杜之懷借寇之請。百錢之餽。古蓋有之。宜若屬於斗山公。不能自己耳。不知公茲行則益有大慰。若屬者焉。蓋士之振跡科目。膺有民社。其惕々然日以獲上治民為念者。固冀以大行其志而已。而百職事之。可以大行其志者。則無如臺諫焉。所謂臺諫者。主

文石之陞冠惠文之冠。簪柱下之筆。列玄武之仗。上而袞職有關。彼得而補之下。而權臣跋扈。彼得而彈擊之。利之所在。請而奉行之。而人不以為生事。害之所關。諫而報罷之。而人不以為啓釁。揚威輦轂之下。乘驄寰海之間。居官而大行其志者。獨此而已。斗山茲行也。蓋往任之矣。則由此而風采著於上下。德澤盎於遠邇。憑高發響。將聽者愈疾。因雲布澤。將霑者愈滋。若屬其被於斗山公者。不益遠且大哉。雖然。此亦自

尋常之盡職者言之耳苟求其至則方今天下之事其最可憂者有四焉邊鎮伏不測之虞而備預鮮干城之任鉛刀售利而魚目淆珠又或朝令夕改人無定守甲與乙奪能不得展遂謂頗牧難逢充國寡遇其勢必無以臻實效而觀成功此一帑藏空竭邊士倚矛而曲士舍本趨末勦說陳言倡為理財將必至於土礫名器鎡銖膏脂元氣削弱激成他變而後已此二殿陛情阻地天弗交遠而唐虞都俞之風杳然

絕響近而列聖造膝臨朝顧問者亦廢墜而不舉漸成壅蔽之患此三青宮齡茂蒙養弗端作聖愆期燕僻成性良璞弗鑿文彩罕耀卒付圭璋非其任矣此甚非所以重儲二而固國本也此四凡此四者夫人類能知之亦類能言之然恒苦於說之弗從此未必天下之事真有不可為而人主之心終不可以理論也昔人謂識時務者在俊傑又左師進諫而趙媪且為解容焉則其論事之有機也士而其果俊傑也中事

機之會也則策行諫聽靡不克濟是寸轄制輪
尺樞運關之義也反是則顛神費吻空詞莫效
亦不過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曾臆者耳何
益乎斗山公養深積邃詳於時務而天下事機
之會徃々向余抵掌共論之知必辦于此無難
也

贈徐侯擢留都計部序

侯登辛未第始試臨汾再試吾明所至聲蹟甚
著積資迨十年許直指使數以循良上之衆方

擬其應 徵召充蘭臺青瑣之選而乃忽有留
都計部之除 命下日士民嘖々相謂曰侯之
蒞我明也既勞且久橋梁利我濟慶倉庾備我
凶荒學舍胥我教誨刑法肅我奸頑課稅緩我
催科除戎戒我不虞樓櫓壯我干城凡為有司
之責者兼舉不遺即古之循良莫加焉柰何不
之壯而之南乎蓋世之論宦者怕右北而左南
而士之赴宦也亦怕樂北而苦南故士民嘖々
於侯者以此而侯獨處之怡如曰蓋聞 國家

之用人猶匠人之用材也材宜棟則棟宜榱則榱宜椽則椽宜桶則桶隨材質而斧鑿之匠人無容心也今移我於南我固當安於南矣矧國家倣久任之法士積北闕下者雲蒸霧合莫可極紀猶之渤海之濱乘鴈集不為之加多隹鳧舉不為之加少由此言之則我之除南尤宜也余聞之為咨嗟曰凡下之愛上則必思為之得善所而士君子之仕進則當引義命以自安今觀民之不欲侯南可以徵感觀侯之以南自安可以徵養

觀於所感所養可以徵侯他日之通顯而南北不足以限之也我聞曰務以上人已愈下務以下人已愈尊侯言下人其為崇職巨爵者行見之矣且士患無實才耳誠有之則可上可下可遠可近抑之不能卑摧之不能仆匿之不能藏猶之榱楠生於遠方而終為明堂器者其棟梁之有資也驂騑伏於轅下而終能並轡於六飛者其騰踏之有賴也又其極則神龍困於泥蟠隱於一芥及其變化吐雲霧駕風霆不崇朝而

霖雨於八埏九垓之內然則君子之上下風雲
逐時而變者亦何以異此故曰君子之道猶龍
也而又何疑於侯乎矧留都戶曹實為灌輸之
所而六軍之所仰給筭緡錢務節縮比於他曹
有二難焉是故收入有度而夙豪大蠹梗玩成
俗倉庾交納率假請託是其收入之難出給有
時而驕卒悍夫倚矛脫巾取數欲盈而按籍則
虛稽察稍嚴虞有激變是其出給之難有此二
難而不知所處則非開塞通變國以不乏之義

求以處之而犯人所忌則非斟酌時宜建功立
業之道於此而兩有所得信非才智之過人者
弗能也以侯之才吾知其必能辨此其顯功名
於南中也在茲行矣又詎止於南而已耶侯將
行其僚友開之丘大夫以諸邑侯之命屬余為
贈文徒以余居侯治中知侯深也故不辭而為
之操觚云

贈李司理城工告竣序

大名古魏郡屬冀兗二州分域五代梁唐之際

夾河戰不解甲而王鐵鎗日垂涎於得勝南北
寨劉知遠宋太祖自其微時皆徃來伺變其間
至我明始見昇平之盛固用武之區而英雄
所必爭之地也其城舊稱完固矣及金元中河
決滄淤令城實出再造然垣墉四周悉土為之
而樓櫓卑隘不任干戈且漳流經帶秋霖至輒
沒城腰欲墮蓋自昔患之歲甲子郡伯姚公蒞
郡眺視有感云是尚不可燿々然壯哉迺茲猥
馬卑也未幾屬乙丑而少莊李公以節推至相

與謀協易土以磚石焉然姚公提其綱而督理
巡課則在李公凡幾越月而工告完視舊制高
可尋丈闊倍之樓櫓干霄雉堞聳固足稱金湯
之險而風氣停蓄文武且當自此盛矣惟時屬
下孔君輩相率屬余言頌公謂公協贊姚公克
成大績然稽其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
築程土物議遠邇畧趾基具餼糧度有司悉中
調停故財費而民不病役煩而衆不擾千載偉
觀底績旬月真足以上翼神京下庇郡邑脫

不意即有強虜橫起河流奔潰悉無足虞者昔
春秋作南門有譏城郢有譏城梧及制有譏獨
城平陽書時城防書不勞民固知城之工大且
艱矣由今觀之公與姚公之功詎不偉與吾輩
廝屬末藉賴良非淺々獨不思所以頌公乎然
頌姚公者業已有屬矣子盍思所以頌李公頌
余謫劣逡巡久之廼復言於諸君曰此奚足以
盡公哉公故居館中儲預問之選偶以忤權貴
遭摧踣數禩乃至今官公居今官也方浹歲而

聽理明允多所全活未嘗少貶法以阿當路今
之君子蓋寡見其儔矣夫由下以上上難由上
以下下易厯公所養由此而大用之則秩分益
崇建立益懋為國家樹屏翰壯藩垣者將未有
艾也我聞曰見驥一斑不知其良此特公之一
斑焉耳惡足以盡公又嘗稽之往藉如蘇子由
以雄文高才司理茲郡王懿恪韓魏公以狀元
及第為郡別駕三公俱當官盡職多所建立而
其事業軒赫至今垂芳吾於公亦有冀焉豈特

如今日之城茲一方而已哉

刻張太常文集序

穆子曰余讀張太常集至大禮諸疏而知君臣之感悟蓋有數焉其君之賢聖與否說之懇切與否莫與也昔者毛焦解衣進諫則秦帝立悟左師以趙后愛子不如愛女而長安君遂出質焉此其聽言者廼暴戾恣睢之主與夫閨閣柔脆之女流耳而二臣之解衣危論愛女微辭又非甚有絕人之見者也然俱能感動其心翻然

從之則二臣者亦幸而會逢其適而已耳獨非數與太常公在世宗時為禮垣都諫夫以世宗英資睿斷超軼今古豈秦帝趙后之所敢望而公之議大禮也則持正論排衆吻開陳引諭累篇至千萬言其引漢宣帝光武宋濮園之議極為詳悉至於雷霆奮發貶斥相繼箠笞滿前見者沮喪而公持說益堅其氣益壯頭以其身試之鼎鑊斧鑕而無所震懾則其諫說之懇奚啻為毛焦左師而已乎卒之無所挽回而瞿

塘之戍遂謫焉此亦豈非其數與今其大禮諸
疏俱在集中覽之則見氣揚彩飛志暢文盡筆
吐星漢之華而詞有秋霜之烈令人勃々然髮
上指冠而足以想見公之生氣其他所論奏亦
多憂深慮遠批逆鱗而為人所不敢道者使公
而能盡其議論焉則汲長孺魏鄭公之忠鯁豈
足多哉然而竟無如數何矣善乎太史公有曰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殆公之謂乎說
者廼謂公大禮之疏既不行於當時即傳之何

益焉余又以為人臣進諫於君要在據吾所見
以盡吾心焉耳而說之行與不行亦勿計也譬
之醫然醫之因病投劑起人於疴羸者良醫也
其法信可傳也然秦越人者則始而謂桓侯之
疾在腠理繼而在血脈而桓不悟終則望之而
走而桓卒以斃焉此其於桓侯曾未有投劑之
力起死之功也然而秦越人之名則從茲益起
而其所著方書醫家人々宗之何也誠謂其所
言之中而病之愈與不愈則係於用與不用者

耳如此則又何疑於公之疏乎公之說雖不行
所幸有公之疏在焉使後世議禮之家舉而行
之則雖謂為秦越人之方書亦可也故宋臣蘇
軾呂希哲等進讀陸宣公劄子云人臣之納忠
譬如醫家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
人知斯言者迺可以知公疏矣公又有詩文二
卷其在瞿塘者居多文宏深典麗得歐曾體詩
爾雅冲澹酷似韋蘇州而聞捷諸篇又與少陵
洗兵行諭諸將同調槩其旨則皆江湖戀主倦
倦不忘君之意也可與諸疏並觀矣刻成而繫
以贈官所以表公之忠諫終得顯於今日而亦
未為不遇云

贈邑侯沈君膺獎序

漢史所載綜覈群吏之法太上加賜黃金璽書
褒獎其次則一績一治必紀而書之以聞於上
天子受而列之御屏以待它日徵用其為奔走
之術甚備而吏之生於其時者亦莫不爭相鼓
舞自起聲譽蜀郡以興學獎渤海以弭寇獎南

陽以溉田獎膠東以增戶獎之不已而徵用繼
馬漸次久近其為必至之勢不爽矣我明馭
羣吏之法大都類此而其權歸之直指使者使
者有薦有獎蓋視其歷時淺深而功跡巨細者
也乃茲沈侯歷任未幾故僅得獎而它日黃金
璽書之榮將以次及之矣故侯之僚案李君丐
余言贈侯而余閱其獎詞有云處盤錯雅有執
持理煩劇尤徵揮霍喜之曰直指其可謂知言
矣而公顧遂巡不自得曰茲二語者於余何有

且余聞之地廣則難周人衆則難治崔苻起於
近郊徵發出於倉卒車擊轂人摩肩華輶朱輪
日集庭上逢迎不給若燕趙之衢漕糧百萬飛
輓天府豪舉之家拒命藏奸使不得完若吳越
之間凡此之類則稱之為盤錯煩劇而吏之勝
此則可以言執持揮霍今明邑在十一州郡僅
居下中無所謂諸難處之事而惡足以語煩劇
盤錯乎余聞其言喜曰若侯者其真大異於時
吏乎蓋凡吏之情多言難以高已之才言煩以

大已之功捕田鼠以為虎驅蜥蜴以為龍負卷石以為山馱鼓音以為雷凡其飾無為有誇少為多於以高治行而博名高者且無不至也而况上人以此獎之而顧有逡巡不自得者乎夫以侯之自處而言則人固難之我固易之人固勞之我固逸之以人之觀侯而言則惟不自以為難而人愈難之不自以為勞而人愈勞之水積而負大舟土積而生大木善積而成大業吾蓋不以侯之得獎為喜而深以侯之茲言為喜

矣蓋侯楚才而好文能讀三墳五典先秦兩漢以及百家間嘗詣余抵掌終日而余不能詰茲其言蓋有自云且徵它日必以儒吏稱也

贈司理虞公被徵序

向余居都下值公登第之初維時與公同第者有新安胡金峯氏與余素善而與公為莫逆交故金峯時與余道虞公賢而余因得以稔知公未幾而虞公節推真定金峯尹長垣垣去吾明僅六十里而真定亦為余旁郡故公之行事

余又得時、與聞而金峯每過余邑則為余談
虞公不置焉用是想見公之為人蓋果毅有為
而豪宕扶義有古豪傑之襟度者矣乃茲春公
果以節推治最首膺 徵取而金峯君亦與焉
吾邑竇尹以曾祇事公臺端乞余為虞公言余
曰公茲行也 上將以臺諫授之矣第言其所
以為臺諫者曰然則節推之任有同於臺諫乎
曰節推難甚而真定尤有難者此非矯說也直
指使奉三尺之法行於所部惟節推專為理之

其所為激揚之權又惟節推得與圖之故法有
所不得不伸而情亦有所不得不原必以伸法
則獄徒膠於已成之牘而光不及於覆盆之照
於守法得矣如民命何此難為下者也必以原
情則鎔鍛鍊者費良冶之手而破已成者冒立
異之嫌於冤抑得矣如法紀何此難為上者也
使者將以激濁而與圖之則斧鉞之權在焉一
有不當遂成作惡此公非之所以為難也使
將以揚清而與圖之則華袞之權在焉一有不

當遂成作好此公是之所以為難也矧真定者
乃諸司交集之地而六郡會歸之所六郡各難
其所難而真定又併六郡之難以為難夫以虞
公無數事之難而乃能蜚卓異之譽即由此而
授之臺諫之任有復能如其所難者乎蓋人臣
進說於君上也易而進說於所司也難君子
之不畏強禦也易而不侮鰥寡也難明目張膽
以談天下之是非成則國事賴之不成則公論
歸之又孰與委曲遷就而待人以為是非者乎

所處愈益要則談說愈易行高屋有瓴水之建
深阪據走丸之勢又孰與身冒群嫌而常抱疑
畏之心者乎故於虞公之勝節推即知其所以
勝臺諫矣竇君曰唯是足以贈虞公焉復寧
有進於此者乎余曰方今聖天子以英明御極
天下安於覆盂即成康之時何讓焉故人臣處
此不難於有言而難於言之得當要在審之而
已昔史稱李廣善射技絕一時然廣非能真以
技絕人也蓋緣預計中否不中則不發故人見

其中不見其不中而廣之射斯絕人矣養由基
挾兩矢射猿樹下矢未發而猿先啼竟以一矢
斃猿而以一矢復命其猿之所以啼者畏其審
也而竟斃猿於一矢者審之效也茲兩事雖微
可以喻言事者矣庶幾復可贈虞公也

節孝實紀序

節孝實紀者何紀侍御郤君永春太夫人之節
孝者節孝何以有紀太夫人夙以節孝著聞而
觀風者疏之天子壘書旌之縉紳大夫相與

詠歌其事積而為紀者也紀之者誰則侍御永
春也侍御之為言曰余不肖孤昔以襁褓之年
背於慈父吾母委曲撫養劬勞萬狀加以大母
羅崦嵫日迫饘粥不供賴吾母周旋服勞死則
為之躬治殯厝哀毀泣血解簪珥服飾卒厥事
凡此撫孤從一節矣而且孝於大母此皆吾母
之不死吾父於地下者也肆余不肖思孝子之
所以報其親者惟在不沒其善是用哀集壘書
章疏之詞併諸縉紳大夫贈言名曰節孝實紀

以冀傳之不朽是則余不肖之所以不沒吾母之善之意者也亦庶幾報吾母之罔極於萬一耳夫郅君言若此則其心亦可哀矣余讀之則為之口咨鼻酸慙然有感焉此非獨有感大夫人之節也感其節而復孝此節之所以尤難也嘗觀春秋二百年間久矣中間以始終全節著聞者惟伯姬一人然又身居侯王之闈享有逸樂之奉其父母固不藉之為養故孝道未見其有穀而人亦未有以孝歸之者至夏侯令女不

忍曹文叔之死慨然以節自許稱烈矣然而父母不諒其心欲奪而嫁之至使令女髡髮毀容則劓耳鼻而後免于見奪若此者豈其慷慨胸臆獨立不悶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未孚於父母與亦果節孝之難全如此也耶故持是以觀太夫人之節孝則其全德令名有古人所不能兼者而獨兼之矣顧不可紀哉紀成而遐邇傳之太史采之則又當與石渠金匱之錄並耀不泯而屬於天下後世者益不可

窮矣其有裨於婦道也何厚哉况侍御君亦將以乘驄衣繡行部兩河之間則凡有豎建當必赫然掀揭使天下聞之指侍御君而言曰若之母其以節孝見旌者也今若又能子也母之賢益可徵也讀節孝紀而言曰太夫人之子其大有所豎建者也非良於教子者何能及此也有母若此宜其以節孝而見旌也噫吾於是而益知太夫人之令名為不朽也

楊大夫時義精選引

先是楊道行有時義數百首余既為序之以傳矣乃茲門人復從數百首中拔十得三愈成精刻道行函以示余更屬序之余閱之曰佳哉簸揚至而精米出淘汰久而珠璣見則茲選之謂矣道行乃逡巡曰簸之揚之安知不為糠粃在前淘之汰之安知不為沙礫在後先生幸教吾集將俟價焉余為齏然曰子大夫獨不講兵乎蓋兵之所貴者銳也然不多則銳不蓄而不選則銳不出故公子無忌奪晉鄙兵十萬而汰其

老羸者幾半遂一戰而大破秦軍解邯鄲之圍
世傳公子兵法以是知用衆固兵家常道而精
之尤所尚也故桐廬多美箭而其材不必盡美
冀野多良馬而其足不必皆捷魯庫之中屈勿
為高鄭客之肆玉環為尚惟擇而精之斯名之
所由歸焉母亦子大夫茲集之謂乎於是道行
復逡巡曰茲時義也是芻狗土龍之遺也一用
輒弃去之惡足言多寡乎余曰古今文藝一也
唯精則美美則愛愛則可傳是故漢以前無賦

而始於張衡賈誼司馬楊雄則賦於漢時義也
而乃傳漢以前無古詩也而起於蘇李至十九
首則古詩於漢亦時義也而乃傳開元以前無
律體也而始於子昂審言極於太白工部則律
體於唐亦時義也而乃傳乃今時義如王如唐
如瞿如錢非時義中之詞賦乎而諸人皆寥々
不及數首又非以遴選之最精乎知此則知時
義之必可傳也道行茲集不佞雅有深望焉道
行於吾友石拱辰為門人每自述其受知於滁

尊之為東家丘謂余必以拱辰之知為知也故其屬之至再云然道行又有遊郵草卷復屬序之則余不可至三矣

春蘭說贈鄭竹亭得孫

竹亭鄭君行年四十有七而誕元孫客將圖為賀而問言於穆子穆子曰竹亭余親也在親則疑於徇徇則言不信不信之言恐不足以重鄭君也客弗聽益求所以贈竹亭余因詰之曰古人有謂孫為蘭孫者何客曰蘭之為草馨故其

為葉亦馨昔韓愈氏稱殿中少監馬君之孫曰瑤環瑜珥蘭茁其牙取其傳芳不替而已曰子知蘭之必馨乎曰蘭產於水澤則水澤馨樹於庭臯則庭臯馨紉之而為佩則佩馨何者其根株之定於性也而不馨非所以語蘭矣曰然則奚有所謂滋九畹之蘭者乎奚有所謂蘭蕙化而為茅者乎奚有所謂鮑魚芳蘭味入自變者乎夫滋者蒔也長養培植之謂也言蘭雖馨必假人力以滋之恃其為蘭而不滋斯荒穢不治

化而為茅者有之其或滋之而不為茅然以之
入於鮑魚之肆則其味亦鮑魚而已而不謂之
蘭也緣是以觀人之子孫孰不以蘭自期人亦
孰不以蘭共期之然詩書文藝所以為滋之之
具也不以詩書不以文藝任其誕謾無成者化
之而為茅者也即或導之詩書文藝然薄有所
得而厚有所染染於詭譎染於陰賊染於貪淫樂
禍則又變於鮑魚之味者也然則鄭君之孫其
為蘭審矣亦不可恃其為蘭也必知所以滋之

乎必勿令化之為茅變之為鮑魚乎必如是而
後可以語蘭孫也不然非所望也雖然鄭君家
世詩書君子若姪蒸、庠序其必知所以滋其
孫矣知所以滋之則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
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晁孫晁
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服有成訓傳
芳無既亦如蘭之植本既固而千葉萬莖芳華
可塞無窮已時也若此者足以贈鄭君乎客乃
起而謝曰肯哉斯言豈惟鄭君當永佩之即凡

有子孫者宜永服無斁也他如侈為龍角鳳毛
球璆琳琅之說者何其言之鄙而諛也

重刻蠖螾集引

吾郡廬山人者以詩文雄一世而當其時則人
少有能重之者今沒去二十餘載而所撰蠖螾
集始出峒嵎張公手自校讐之刻之太倉署中
集傳至吾郡見者以為琬琰奇珍轉相抄錄殆
若平子賦出而紙價為高者矣余邑實侯雅好
詩文因謀於余將重刻以應求者且計省價於

筆楮之費者當什倍也乃刻之兩月而完實侯
欲紀其重刻之意復屬余為序余惟山人詩祖
六朝文賦法秦漢評之者已有定價而其人豪
宕不羈扞當世之文綱自罹大辟幾瀕於死故
其詩文多成於三木金索之間見於自叙又如
此俱不必述也獨感夫昔人之言曰詩文必窮
而後工乃今於山人復見之故史稱丘明失明
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脩列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不韋遷蜀遂作呂覽詩三百篇大抵皆詩

人發憤之所作則山人之集可以觀矣豈獨人
然物亦有之松栢必生於崑澗之間徧歷冰雪
之慘而後木理之堅不等於群材寶劍不埋於
獄中啣蝕於數千年之塵土則亦無以衝斗氣
而發光華也向使山人以職務縈其身或安居
無事日流連於沙麓衡伍之間則雖未必無所
撰述以成一家之言然必不能如斯集之工也
閔山人之集者可以哀其志矣嵒嵒公又述山
人遊太學歸痛哭於申考功之第謂太學為空

曠無人有孤于國家養士之意且飲且泣涕泗
併吞而醉賦紫駟馬篇累々數百言有飛黃萬
里之思又其待訊滑臺公延入坐之旁則却立
抗禮引越石父對晏子之辭以對命茶則唯々
再四徒以臂運視其手械乃尚未脫公為大慙
即兩事則山人趨軼之見磊落之懷出塵埃遠
甚故宜其發為文詞淵深閱肆力追古人即顛
仆備至而畧不涉寒酸語也茲又可以壯山人
矣

贈改亭徐公擢參晉陽序

海寧徐公為大名道憲使甫年餘而擢參知於山西省郡太守暘谷王公謬以贈言屬余余時適有徵召之命方匆々就道不遑然竊公治化已久則固有不容已於言者焉余惟國家當氣運隆昌之時必有老成持重負公輔之望者委任藩臬以振厲紀綱弼成治化此固有以覘世道升降之機匪獨於其人已耳公以庚戌進士自初仕以至今官前後幾廿年所歷之地

聲譽籍々而其之吾郡也則其事業愈有可觀者蓋吾郡拱護王畿如漢之股肱郡而北連黃榆馬嶺諸關歲有防秋之後其統馭所及西則洹水為蘇秦合從之所南臨大河梁唐戰不解甲者四十餘年東則南華寃句而黃巢起此幾危唐室其地蓋盜賊之藪澤而捕斬之所不盡者也公至惟以安靜鎮之凡所猷為必先正已以率下而又嚴保甲之法謹烽火之變禁戢有司之無良者使不得為民患故其初似若不

通鑑集要卷之十一
三五
三百廿六
動黻色而行之期年則盜用止息民用寧一而
畿南之地屹然稱保障矣所謂老成持重負公
輔之望若公者非其人與公茲復叅藩晉陽矣
夫晉陽為國家鉅藩捍胡控羌兵馬最盛不但
如吾郡之多寇盜而已叅知之任佐方伯調糧
餉以慰脫巾倚矛之望又不但如憲使之專主
寇盜而已而公以老成持重之才臨之必能隨
在盡心使民無征求之困士有鼓腹之歡而宜
於此者復宜於彼矣夫豈苟焉狗時塞責者可

比哉昔蕭何督餉關中而高帝賴之以滅項氏
寇恂轉輸河內而光武賴之以滅王郎彼二子
者固漢之所謂老成持重者也故漢之兵食重
務卒賴之而他日公輔之器亦於二子均有屬
焉方今西北諸邊和議雖成而其實有不測之
憂聖天子御極之初加意備胡而兵食之調
度甚有望於薇省之諸臣公茲行也其尚以二
子自勗哉

送少司徒雅齋胡公在告還陝序

今之以本部郎署起家登列卿者在太宰則有陽城王公少司徒則有永昌胡公二公皆以明德夙望超歷崇階稱一時盛事云乃胡公顧獨數以疾請上亦數勉留之其後請愈急上察其誠姑俞之而公即戒裝行矣惟時郎署某等以不佞在公寅誼屬之贈言不佞乃颺言曰司徒公其諳於莊生大鵬之旨矣乎夫鵬起窮髮之北搏扶搖羊角而上之至於九萬里之遠何其神與然其息必以六月者所以養其神

也故神大用則竭竭則宜養養之久則益可究於用張弛之道鵬固弗之能違矣用是以觀胡公冲齡擢第躋仕吾曹清通簡要選事乃終比既開府南中念南中糧餉逋負為常如人久病疽憚莫敢抉於是檄下所部嚴限責償而復躬履其地取其宿豪大蠹悉抵之法由是夙弊頓祛積逋盡完南北漕輓鱗次灌輸太倉之粟數倍徃昔維時徽之兩邑有以絲絹之課相爭者一則援引故例一則議起新法互有陳請事下

所司勘議之徽俗尚氣人不相下揭杆糾衆殆
至稱兵公乃單車詣徽召邑長老諭以福禍指
示利病竟如例奏覆糾聚之黨一時解散至於
公之開渠塘興水利詰戎兵戢寇盜剔奸弊善
政益更僕難悉故譽問上通 上特召入為少
司徒將次第大用公夫人臣奉法盡職建豎勳
猷 主上懋賞功德懸次待用遭際不可謂不
奇乃於此時而蟬脫鵠舉引退於丘樊間非其
獨秉幾先之指深察潛見之機而有誤於大鵬

之止息者能如此乎矧公年甫彊仕愈養則愈
精明功名在春秋愈久則愈論定 明主念之
主爵推之北山猿鶴自不得久徘徊矣夫斥鷃
決飛不過百步鵬翮再起則水激三千吾以知
公之事業當與王公比翼共永々無已時也公
豈弟性生與人亡城府而一遇軍國重務則堅
持可否毅然若忌育按劍而人莫可奪又生長
西海人習飛纓走馬之役而公獨以文事興蔚
然詞華擅場文苑蓋天生異人以上應四七之

數下乘五百之運者也不偶哉不偶哉

贈胡雲屏叅知廣西序

往余不識雲屏公而友人拱辰石君則與公為同年友又同行署相與過後甚驩故拱辰每向余道公故余即不識公而知其能比公自行署選為侍御按雲中時虜酋窺塞下烽燧日燔亭障千里漁陽上谷之間至稱岌岌而大帥及諸材官齟故事逗撓以苟且於目前之計公庶知乃振臂大言曰絃不更不調士不勵不勇乃取

其材官玩法者數人抵之法其大帥則請於上譴之故一時人之股栗勇氣百倍虜謀遂折是歲乃不敢逾長城而南邊徼獲安故邊人至今目公以為能部使然竟以此忤當塗意遭困抑落迨十歲餘則甚矣任事之難也今公復起家為余郡監司至之日即下令諸屬邑嚴保甲緝寇盜比什伍屬兵士境內至不敢拾遺郡人又咸目公為能監司故余與拱辰居嘗指計吾郡監司前後無慮數十然惟吳郡王元美潼

梁張肖甫兩人尤稱翹楚若公者則足以鼎立
二氏間矣然二氏相繼開府殺蹟燿然而公乃
擢叅廣西尚踵量移之額自魏至廣越在萬里
舍舟楫而事登攀有行道之難說者咸為公苦
之余獨以為不然夫鈹刀一再試不折則缺款
段之駒艱於百里之駕彼其材誠有所限耳故
所貴于將莫邪為其能剗蛟兕也所貴飛黃腰
褭為其能歷國都也而從古以來長材之士則
亦必有以辨人之所不能辨斯貴矣余考廣西
其地為古百粵鄉府江綿亘八百里半為苗夷
所據阻兵江道肆為寇竊而大藤峽跨在岑鬱
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雖有五屯
所扼其咽喉然不足制也桂林北境徭實據之
以西則八寨號為盜藪從古以來患之故保障
之計要在養兵而養兵要在足食足食則要在
於薇省得人耳公既負長材而叅知又職在養
兵兵得養則強則威振威振則蠻夷望之而
生長急則與之接軫疆場而有斬馘禽敵之功

頌非丈夫策功萬里之地乎矧其地張曲江以
宦蹟顯王文成以平蠻功勒著旂常茲兩人者
可為明效而文成則又公里人也余於是望之
矣公又雅嗜文詞嘗著論欲封盧楠之墓而討
其鄉有著滄海賦者意甚雄奇不佞竊不自量
默有臨博起竦之思茲姑為公賦遠遊篇須公
迴軫中原當遲前茅下獻南征賦也

贈黃別駕還天雄序

客歲嘉平吾邑適乏令郡別駕黃君以憲命來
署吾邑歷三月治轂藉甚時以新令將至君且
還郡邑民不忍去君咸乞余為贈言蓋情見乎
詞若峴首之碑甘棠之頌而寄思於永永者也
余既嘉邑民之請而又心服公之德政故特不
辭而為之文說者乃曰古人報政雖在三月而
考成之日則必三年茲黃君之蒞明無幾也而
明之夙稱難治者若曰萑苻之繁興健訟之相
沿吏胥之奸頑三者即於考成之日猶難責功
矧茲為時之無幾者乎余曰不然公關中人也

關中當漢代為三輔之地所稱良吏若趙廣漢
之治馮翊張敞之治京兆尹翁歸之治扶風茲
皆耳不煩聽目不煩視不假束濕如利刃枯株
引手立斷何其捷也君幼產其鄉長習其事循
良往蹟皆能燭照而數計之夫渥洼之旁多龍
種鼎湖之畔多羽士本所產也歐冶之鄉多劍
客般倭之里多大匠本所習也所產與所習並
茂則黃君之於良吏是已故以是而試之吾邑
宜其取效之捷也又水鑑眉鬚而風涵之月鑑

河山而雲翳之千斤之弩持之不定則不可以
傷狸奴故利慾之於人心猶水月之風雲而士
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則殆持弧矢以臨虎
兕者也黃君自署吾邑以來所寢惟一榻所食
惟脫粟飯乃獨摘吏胥隱伏終日坐廳事持牙
籌較計之微之入於毫末大之及數千金而且
信之不疑持之愈堅即賁育不能奪若曰吾以
此蘇一邑之困而成敗固所弗計也已夫由前
觀之則君無所利由後觀之則君無所懼不知

天下之有可利故不可枉以是非不知天下之
有可懼故不可劫以死生以是而知君之為獨
行君子矣其於建功豎業何有哉君嘗與余言
吾家習祖宗之勳得世為簪纓汧渭之濱有馬
數百餘歲養深山中恣其登崇嶺巨壑以就水
草適其溫涼之性馬夜止則盤旋外向衛其所
孳息於內若壁壘然而豺虎時至則群馬起而
犇蹏之使不得有所啖食余甚竒之今觀君之
治明者乃以養馬之法治之也馬蹄全身解牛

調生是殆有悟於養生之旨者乎

再贈王山人南還序

萬曆丙子歲王山人還越余贈之序一首詩八
絕山人持之過滁陽謁太僕石公石公如數和
之為手書卷冊山人寶之每遇文士輒出以觀
觀者無不咨嗟嘆賞而山人之名遂隆隆起縉
紳間矣然山人顧不樂遊吳越而動思吾兩人
或以老止之輒振臂呼曰吾得逍遙園為死所
猶生矣至癸未冬果復渡江而來時霜雪載道

黃河水膠山人短褐不完面目犁黑足重趺余見之相勞苦如昔已乃下榻於逍遙園中日與縱談山人即顛毛種々齒牙畧盡然善飯即少年弗如未幾復垂腹如故或嘲之曰人之肥固無時也謂陳孺子為糠覈者謬矣今於山人者見之山人是來也適諸公俱在里諸公皆以博盧消日而不佞代山人具母錢令取贏於諸公且久之將詣都中謁石公石公念其勞也預遺書於不佞止之曰聞王山人遠涉江湖來訪吾

輩今客逍遙園日鼓空頰作雄談以食博盧之餘得毋苦蕭索乎其遺之金十數令為壽具甚勿令芒然而來以苦丈人也山人得書遂止不往而客吾園者迨三載今且歸矣余既為詩別之而山人又索我序其再來始末令胤兒書卷携之嗟々方山人之初歸也不虞其再至也然乃至焉而有三載之晤今其再歸也若走石下阪奔流入海山人自以為與余為永訣也而余則不忍言也雖然有茲卷在焉山人生持之以

觀汶存之為傳則山人之晤我永無極也又何
係於身之至與不至也山人之詩老而愈精余
為拔其七言律十餘首置明詩中評之為可匹
孟襄陽又有七夕詩一聯人間七夕傳今古天
上雙星事有無為絕唱云山人平生負氣甚高
口不言利故所在人爭禮之茲來乃昏於利與
人多鬪爭無貴賤輒犯之大言曰吾山人不賤
有少年謂之曰汝誠貴死猶當以三百文市枯
楊置之澤中矣衆為絕倒此所以為山人也夫

穆考功道遠園集選卷之十二終

卷之三
三

西

